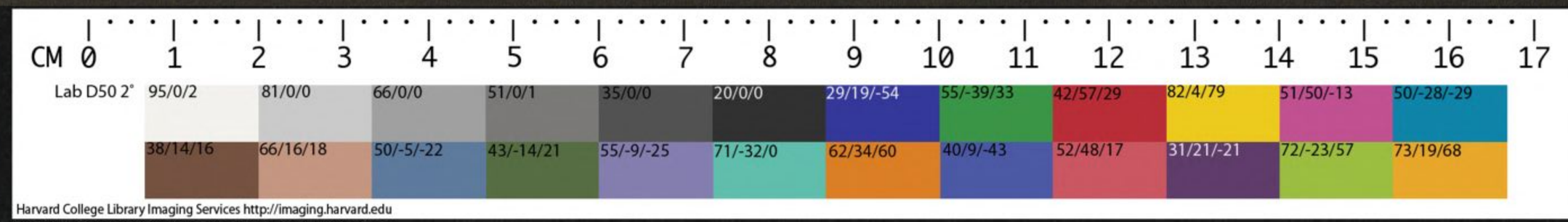
27201791AB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六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
後學臣沈國元校

壬子　洪武五年

正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爲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據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廣西右江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吳良爲征南將軍帥師討平之○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薛顯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鋭券便造與之券成　上給賜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

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　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遇元岐王兵于別力鳥山力戰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剌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將衆兒只巴於虎剌罕口獲羊馬駝其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布戍守阨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剌莽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于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粮兼程並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剌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騀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

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 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遣楊載詔諭琉球○命禁下第舉人擾拾主司

二月 上諭群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日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于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蔣士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嘗恐內外諸臣惟日飲肥甘不修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修廢職○戶部言四川產茗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爲僞僧○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各造獨轅車一千八百輛

以備軍用○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
祁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命衛國公鄧愈
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
命江陰侯吳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攻銅鼓五開潭溪
洞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先誅其首惡撫其餘黨
曹泞　凡平崗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洞蠻夷
使復業　除租稅奉法令地方遂　○元泰和州學正劉
畏威懷德

千午　吉安永豐人至正間授泰和學正以中原
按千字文朱　見幸矣謝官還去會　上即位屢召至
亂將作吾死不　之賜衣冠放澤山初余闕甚奇
上重　戒如飢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以疾辭
人謂曾謂其嘗

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五月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
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
○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輦馬品式○詔天下郡縣立孤
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
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故爲養濟院著令若律而
憲綱申飭爲奉奉○上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
乃詔各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
績○夏至祭地于方丘
六月何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蔕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禎祥寔由聖德　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神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命禮部議宮女職之制○作鉄楊申戒公侯○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于宮中○定宦官禁令

七月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兵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討婁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壬戌聖誕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請行賀禮　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時高麗國遣陪臣進表稱賀并皇太子千秋節　上詔中書悉諭免之○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必以丁粮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粮

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内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

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疾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言唐漢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當時即倫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秘之不宣我明御極方發其所藏以修元史彼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向使其爲明君良臣而繼後者稍存忌刻寧不爲誣捏也哉此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于此必請依洪武事例欲勒成一書以頒行天下也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殤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京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

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問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貫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咎之母教人絕父子之論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自高卿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十二月内使奏增餉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達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遂擢是職○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

癸丑　洪武六年

正月守令來朝　上賜酒饌明日陛辭復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奏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爲翰林修撰克表温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

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黜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省參政以柔奸怠政也後竟賜廣洋死○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饌每食與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逼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浙之慈谿人被薦召爲太子

馬謨之言聲福不小

正字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欲欲是務去昔　上徵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　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彥良侍　上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受知于　上如此○廖永忠言東南

倭夷竄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請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　上從之○上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爲害甚于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江西行省商民阻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阻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食利耳初無它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二月改羣牧監爲太僕寺○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　上以蘇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奇酷一以寬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會計在京官吏俸給及各衛軍士月粮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詔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大軍出鴈門西北循長城外傳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塞而遁追薄故平章孛羅帖木兒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于　上温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絶嵓險民多負販私鹽萃逋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言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怵吏誣基善祖地以談洋距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　上皆不聽惟奪其祿而已既而基入朝謝恩遂居京師不敢歸○以臨江侯陳德爲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敗虜兵于二岔擒僞副樞失剌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亥剌河大敗其衆斬首六百級擒僞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太僕寺丞梁埜僊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

東北至　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濕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蕪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淮安庾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御禦之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勳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自爲序仍命宋濂序之○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六月以徐達指揮李玉入奏分遣李文忠統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機招討殘胡詔可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爲右丞相中書陳寧爲御史大夫○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爲書名曰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西番土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

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其衆
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
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酋僧有封爲灌頂國師
及賛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
金童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
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
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伏羲神
農黃帝　上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宜於京師
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
祭之○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

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
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
頒胙○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禮部奏定其制宜畧如宗
廟同堂異室爲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
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
王漢武帝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
世祖從之○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賫勅諭之曰卿等
與朕平定天下勛業已成而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
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

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
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
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
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
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
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
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即思
天下軍民之飢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
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飢寒也○詔禁四六
文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
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
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
質寔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
文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
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
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寔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詔諭
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
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按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
爲之當時以聲音字樣犯嫌諱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

令翰林撰爲定式如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臨時惟書謄以進而已其他如謝除官謝頒賜表之類一切革去不用以省繁文至今便之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温以恒言注釋群經時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注害之傳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克表等取群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天順日錄云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不襲故常每排朱文公集註當呼爲宋家迂闊老儒因講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之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

聖祖說經簡易明白如此

鑄大和鐘成建樓于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起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

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渠帥也速見擒斬其部落甚衆又招降僞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十人○李文忠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帖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

君臣相得一至于此難逢罕能見之

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中典命儒臣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至是復有是命○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上燕于乾清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泉在館校對日曆同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次進　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等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杲○大明律成宋濂撰表以進○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割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發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之曰　皇上聰明神聖隆啓大

業作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祗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安者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柰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哉不聽館于別室數日又諭曰予將命遠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戮于鋒刃耳曾不聞乎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閩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戮及其歸附今自料勇悍强獷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　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爾如魚游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禕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乎沙漠遣使脫脫徵粮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按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柄政事業當有可觀不幸厄于雲南弗獲展其志君子惜之

甲寅　洪武七年

正月春建閱江樓于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川門內　上

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　上親爲之記○命曹國公李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雖置兵衛緫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定親王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儀　上曰使諸王能觀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廊廡祭器法服其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廣西行省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

二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政陞辭　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特命卿等往見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惟恩不流于姑息威不傷于刻

暴則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倣而民生自遂雖嶺海之遥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首受命○蘭州八里麻民鄭買的叛又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及徃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殺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詹同解部事以呂熙爲吏部尚書

四月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在鳳皇山之陽也○置鋋治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徐達以獲故元官屬軍民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秦　上命官屬送京師軍民居之塞內

正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可哉

按季本讀禮疑圖序曰周禮語言繁蕪事體瑣屑類皆功利之術大失覚仁之體浸淫其說將壞人心孟子生于周末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去其籍迨漢武帝時真書始出諸儒競排之不曰瀆亂不經之書則曰六國

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至朱子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未及改以爲未定之書夫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況周禮乎要之不當盡信也我聖祖以理斷之其真卓越千古矣

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皇明寶訓五卷○賜翰林承旨詹同等文綺有差

按同徽之新安人元舉文才爲柳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同見上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俾子孫世守之

七月西番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進葡萄酒使者相繼于途勞民爲甚且朕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林米供釀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　上覽而善之○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荅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守非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

此礼出自
聖哉總使有
代有更止覺
周公制礼尚
自多班

者　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奉以戾禮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爲
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以爲禮近人情命諸儒臣
編考諸書以報于是　上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
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
升降編輯成書使内外遵守名曰孝慈錄　上自序之○
御史答祿輿權請行禘禮禮部太常翰林議以爲虞夏商
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今國
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
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上御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

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
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
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　上覽之曰誠如卿
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
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林應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中
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遣崇禮侯賈的里八剌北還命
官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弊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
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
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官者此爾
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親之因致書與愛猷識

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自古國家興廢氣運之常耳豈人力所能爲哉且君之父子當中國兵多將廣之時權不能用特故欲兵多者蘊蓄操懿溫之志次者頡頏互相攻擊曲廢隻眠下者東送款西歸附剝民以供主亦甚之交爭瞻徇一參亦誰何之與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留不猶者何蘧蘧堂堂之闕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令之衆壯翮不遽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謀略不知何如耳君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盛中國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子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幾及百年養育之久生齒之繁以此天運雖去而祀或未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有不可測者也昔者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今五年今聞粵嘗去全寧不達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

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益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十月皇長生雄英生○封燕帖木兒爲定王

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等處皆古敦煌地也以沙州爲要蓋其州有王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至是王遣使貢鎧甲刀劒遂賜金綺西疋仍詔其遵長立爲四品各賜一印曰阿端阿真苦先祉里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用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請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按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艸木凝若凝脂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帝復製大禎祥連年屢降如初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奴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

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于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爵而存養倘不失所

莊誦此詔即大雨飢溺由己之心即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即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歷考三代而降人君子惠困窮惠鮮鰥寡未有如我

聖祖者

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羣雄擾攘之秋披堅冑盡提三尺之鋒鉦帥大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飡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秋鏖戰于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活者有之所以朕爲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曩章〇上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御注道德經成　上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注各有異見朕因注之以發其意○時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藉方氏台温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扶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命刑部侍郎李治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國市馬○禮部尚書牛諒罷

乙卯　洪武八年

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

○翰林侍講學士宋濂以　上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名曰洪武政記○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永粮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

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吾輔相常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二月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省山川之次○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朕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著是書以示訓戒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其均驅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彊胡威服戎狄唐初縣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即罪之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爲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

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上以爲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于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臣建曰天生烝民立之司牧惟教與養二者爲急比事以觀自三代而降教養兼未有如我　聖祖者矣

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命有司立張巡許達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成　上以江左舊韻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常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徃徃給由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乖違特勑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豪傑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計謀宏遠之畧而成乎光大奇偉之勛觀其殲友諒於鄱陽繫士誠於吳會服國珍而擒友定靖兩廣而縛明昇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搴旗于談笑之頃收聲定價豈直開國之元勛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常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徃徃給由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乖違特勑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豪傑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計謀宏遠之畧而成乎光大奇偉之勛觀其殲友諒於鄱陽繫士誠於吳會服國珍而擒友定靖兩廣而縛明昇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搴旗于談笑之頃收聲定價豈直開國之元勛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

何以邀封爵止封爲侯而終復獲譴以沒豈其所以居功者未盡善與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　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爲不可既而　上竟相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畜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　上　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曰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猶當如循環耳幸　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大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　上亦甚禮基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犂眉公集○時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即召還○上幸

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五月遣內史趙成往河州市馬初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值價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徵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莫肯下山開種蓋困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徵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六月命中書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剌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亦殷蓋亦殷之頑民云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靡去古遠矣朕今作室但求安

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久永使子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于臺榭死囿之作勞民廢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勑有司如朕之志

十月　上命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游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賚善宋濂長史趙壎等從既行　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　上所賜示濂瀕曰臨濠古蹟唯塗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閭巒相屬淮水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過中都乃徃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濟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十一月甘露降于圜丘青松之上時　上詣齋宮省視壇壝親覩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入口甘如飴饋詔羣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懼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

存喜則倭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
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發罪人工役屯種
於鳳陽令各處人民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
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
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詔江陰侯吳良
監鑄大鐘于鳳陽○上欲命宋濂參[illegible]大政濂辭曰臣
無他長唯文學是攻今待罪大矣臣誠不願居
要樞 上愈厚之每日令侍[illegible]入寇蓋州都指揮馬雲策莊知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illegible]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古[illegible]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
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
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聞虜[illegible]督勵士卒分
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
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乃剌吾
被傷悶絕遂獲之瘡勢太沮納哈出慮援兵且至引兵退
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治柞河遁
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作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
里沿河疊氷爲墻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沮隱然如城藏釘
板於沙甲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登
兩山間蓋以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四

顧寂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
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
雲島遇氷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亦於城
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
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
身免○上諭御史臺臣曰糧長收民租以總輸納無有司
科擾之弊於民甚便自今有雜犯死罪及徒流者止杖之
免其輸作使仍掌稅糧御史臺臣言糧長有犯詐納銅贖
罪制可○陝州人獻天書斬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
爲國子監祭酒

丙辰洪武九年

正月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以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
十一人祔

二月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太安州民於高里得玉匣
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眞宗祀太山后土文
上命仍瘞其地○遣使齎勅奬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
爲都督僉事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
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上謂羣臣曰嘗聞
智力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始事論智不如

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諒膽
而二人卒敗者要之智力有窮也羣臣皆頓首服○命中
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逋臣伯顏
帖木兒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四
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
常若邊防不嚴即入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
人必然受害故常令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怠爲彼
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
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
兒請和　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

四月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
無算○刑部侍郎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
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紈綺但貴磁罐
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陞彭州知州胡子祺
爲延平知府子祺初擢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畧曰天下
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
然其地苦寒江淮土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
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
即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固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
雄故唯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舉憲典多平冤
獄聞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
值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爲聚瘞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
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以竹木
代之費省而利溥民甚便焉至是陞延平府善政尤多踰
年以疾卒于官○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曰敷
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
獄者搥鞉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朕屢敕廷臣直
言無諱至今少有啟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事無缺矣
無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謂左右
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召岐寧
衛經歷熊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衆兒只班要劫殺
之

按鼎撫州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强之仕不從王師駐
南昌召爲中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祀
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鼎皆與議歷陞山東按
察副使既而爲晉王傳以不能弭元四大王出沒謫政
岐寧知西戎徂詐密疏論其雖降且叛
之狀召還被害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

山西太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
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
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
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按易損下益上謂之益自非達于此者鮮不以損爲益矣大夫商遂末稅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可以重斂爲哉

六月以宋濂爲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衣布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璲爲中書舍人孫愼爲儀禮司庠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　上親作馬歌召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濂素寡飲嘗侍宴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

恭閱　御製文集誥文有曰爾濂雖博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爲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聖諭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時欽天監奏五星聚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于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大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鍾山王僧也有文學　上親選命蓄髮拜官徑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遥訓導葉居昇上言三事尤切直

按居昇字伯臣浙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

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言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
爲萬言書言三事其略曰分封大侈也求治大急也用
刑大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
御之視誅殺人如臧蟊臧獲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
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
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
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
或以贓罪多寡爲賤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
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辱職不遂爲辱今之爲士者
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
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
之士網羅招攬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
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所用
或非所學終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
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
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
理今病民之不正不安奸邪之不正朝夕異令賞罰不准
勞於上民困於下治烏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
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
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

此三事實百
同初可疑之
情乎無亡之
爾秋侯有
清唯之祥亦
不祖皇隆爾
之過也然是
言雖爾實
亦辛酸之
伯夷長生矣

事則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
患難見者也書奏　上怒其疎間我骨肉遽繫刑曹問
欵病死
獄中

李祺爲附馬都尉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祺善長長子也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列祺父子孤恩失禮欠失問侯朝
參　上宥之

七月以監察御史郎敏爲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
詣闕訴邑之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得
告者素無賴以假貸諸大姓不獲故重誣之敏爲奏辯詔
誅無賴被誣者釋之

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

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議將征雲南命潁川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池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峯乾溪等寨茜長皆相率來降

九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此月金星又犯之占者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徧諭諸將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令勿相近其故元門宦尤宜防範惟南去者可以使令○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奸吏至死　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爾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置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徃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罷弘文館

十月　上諭丞相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

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濟寧知府方克勤卒

按克勤字去矜台州寧海侯城里人弱冠徧窮瀟洛關閩遺書至正間嘗入塲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值我　明歷仕濟寧多善政曹縣知縣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苦倉蘆葦下御史楊通廉審通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次子孝孺願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帝廟居中　懿宗居東第一廟　熙宗居西第一廟　仁宗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尤

間以一間爲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杪則設累朝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

十二月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副將軍總兵往討之○宋濂行經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行怒欲罪之以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誨罪當誅　上笞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

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邪○勑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

按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襴廊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濆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過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慴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　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劒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釜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動勞有司既違　陛下又忤大臣拯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　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麤淺過蒙主恩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傾覆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皆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爲室不正之士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陛下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爲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謂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耻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英一人而加多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少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　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耻之英仔虜而厠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退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罔不敢責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薙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　陛下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閑門以自

縊李芾闢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耻焉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鍼鉞不勝感激謹奏

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　上知其志不可奪勑有司送出塞

十二月置寧夏諸衛